

故乡的桑葚

□仪征 晴川

初夏最让我们迷醉的,当属老家屋后墙根那棵高大的桑树了。从春天桑树叶子刚刚冒出来,我们就开始仰望,盼着它早些开出洁白细绒的小花,盼着花变青果,青果变红,再黑。等到紫红一片缀满枝头,我们便脚踏土墙豁口“噌噌”上去,骑上枝柯或坐于瓦楞,一颗一颗塞入口中,让细嫩爽滑的甜蜜汁液盈满舌尖。

爬树需要勇气。胆小的靠边,只能仰头看着,喉管蠕动猛咽口水,受不了馋虫逗引便在树下捡漏解馋,或者竭尽讨媚之功,央求摘一些扔下来分享。有时候也会硬着头皮爬,一慌神脚底打滑,整个人滚成狗啃泥。于是偷偷练胆,几次一摔,胆子就摔大了,上树赛过猴。

心中惦念桑葚,上学便少心思,常常半路折回,悄悄躲在草堆后,待父母出了门立即攀上树枝。左右腾挪,与鸟争食,吃得忘乎所以。桑叶浓密肥厚,随风翻转,沙沙有声,正可隐蔽,但父母眼尖,常在我们埋首饱口福之时,突然一声断喝,吓得赶紧抱树滑下,乖乖把屁股露给他们打。

父母不准我们攀爬,除了担心摔,还有一个原因,是怕吃多了伤身,每次出门都很郑重地关照:东头王奶奶家女儿就是贪吃撑死的,记得啊!那是啥时候的事儿?谁见过!嘴上嗯嗯,心中哼哼,以为只是吓唬小孩的惯用把戏,阳奉阴违的作派,惹得父母是又气又恨。

好风景是用来念想的

□南京 王慧琪

有一本诗刊以“恋恋西塘”为题,在全球范围内向诗歌作者征诗,经过一段时间的征集和评选,最近公布了得奖结果。据说参赛的作者有8000多人,参赛诗作共29000余首。过五关斩六将,最后有37件作品获奖。我的一位在安徽铜陵生活的诗友是这37人中的一个。

西塘,位于浙江省嘉善县境内。这个被人们称为“生活着的千年古镇”,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吴越两国的相交之地,有“吴根越角”和“越角人家”的说法。由于浓缩了江南最典型的水乡特色,西塘的风景与风情之美,是众口一词的。凡是去过的人一定都能记得它,也一定能一二三四地说出它的好来。那么多人肯为它写诗,便是最好的证明。

我十几年前曾经在不同的季节先后五次去过西塘,基本是在那儿度假,找一处临水的民宿,住上

茄子

□扬州 徐林

拍集体照时,摄影师总会让人们跟他一起说“茄子”。这样拍出的照片效果好,都是笑脸。

不过,用扬州话说“茄子”,肯定不是笑脸,因为扬州人都将“茄子”念成“癩子”。

自然生长的茄子,初夏时节才能吃到,因为茄子喜高温。高温下的茄子,不仅生长快,而且皮色愈发紫亮。我喜欢吃那种生长饱满、腹中多籽的茄子。茄子与冬瓜、瓠瓜不同,与黄瓜、丝瓜相似。前者的瓢与籽,不能吃;后者的瓢与籽,都能吃。当然,老丝瓜的瓢、老黄瓜的籽,不能吃,也没法吃。

桑树易活,农村田头沟边随处可见其身影。屋后的不让随意攀爬,外面还怎么管?只能干瞪眼。上学放学,想吃就吃,缘树而上,尽情享用。吃够了,带一嘴黑牙打闹嬉笑,在广阔田野里疯跑。走得早,回家迟,常遭父母追问,我们只好编谎圆话,打扫卫生或被老师留置作业就比较有效,以为神不知鬼不觉,还在心里美呢,岂知早被乌紫的嘴唇出卖,五指钉耙立即“啪啪”飞上身。这还算是轻的,沾水的桑树条试试?那才叫一个辣刮。这是撒谎必然的代价。

见土活的桑树结果也快,两三年便如树上蚂蚁,爬满枝杈。矮树上的果,等不到熟就被贪馋的孩子摘吃光了,唯有大树留有惊喜,只是树高了危险就多。

小学设在隔壁村。路上要经过一处滚水坝,坝堤两岸长着三四棵桑树,枝繁叶茂,亭亭如盖。初夏里乌泱泱一片,诱人流涎。有一回放学,我一个人藏在枝杈间大快朵颐,迷迷糊糊一头栽下,滚进了坡底的麦窠。等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厢房的草包上,屋里亮着油灯,围满了邻居,赤脚医生正从他的挎包里取出石膏和夹板,在给左腿裹缠纱布;好了好了,个把月就没事了。满脸泥巴的父亲在一旁憨憨地笑,母亲却扭转头,抬手撩起一只衣角……

桑树性野,对环境不挑剔,枝条乱生,没个正样,一定型就很难

修正。梅花“以曲为美”,想桑树亦如是,能多结桑葚长桑叶,但于人,“欲则无姿”,却是断断不可。家乡有“桑树条子从小拐”一说,用以教化孩童,极具说服力。诗云:“情怀已酿深深紫,未品酸甜尽可知”。可惜那时年少懵懂,在生命成长的过程中哪能体会得到父母的良苦用心。

参差红紫熟方好,一缕清甜心底溶。桑葚好吃,是童年至味,现在人也十分喜爱,视之为水果极品。桑木之优,在于弹力好,韧性大,是农人做扁担的首选。桑叶呢,多知是蚕的香肠和面包,蚕农的命根,但其用途何止这些?有年春天陪朋友乡野散步,见一外乡人在河边撸桑叶,以为摘了养蚕,一问才知是用以制茶,真是孤陋寡闻。又听说一些地方将桑叶当作食材,用来炒着吃,甚至将嫩芽凉拌了酒,名曰桑芽菜,嚼之咕呱有声,谓有野蔬之妙,惊骇自己枉为吃货。

岁月如流水。流水尽头,是落红缤纷的背影。工作在小城,每次在街头见到裹头巾的农妇提篮叫卖,就想起故乡的桑葚,于是得空便回。村子还是那个村子,桑树还是随时可见,郁郁葱葱,都热烈地结果,串串如黑枣,遗憾不见有人来摘。桑葚多到我一个人怎么吃都吃不完,只能任其砸在地上,被人踩成一块块紫花,静寂无声地开在路边、田头、沟畔,开在心里,寥落如风。

救生衣的中年汉子摇着橹,不时地在水中停船弯腰,我们先以为是在捕鱼呢,一打听他是水上保洁员,每天都要把漂在水上的一些垃圾杂物捡拾起来,那叫清理河面。

有一年的夏天,正赶上世界杯,我在一个小饭馆里连续几个晚上一边喝啤酒,一边欣赏电视上英雄们的大显身手。黄健翔为意大利队疯狂解说的声音仿佛还在耳边……

在我这儿,西塘是流动的,活泛的,所有的景致都跟彼时的人物甚或故事联系在一起。

有些年不去西塘了,估计这两年因为疫情,西塘也冷清了不少。但好风景一定还在。

好风景是给人看的,但再好的风景却又是带不走的。因此,好风景其实是用来念想的。十年,甚至百年,好风景会活在一代代人的记忆里。

攀亲时,吃到贾府一道特色菜茄鲞,觉得滋味不错,就向凤姐讨教做法。凤姐说不难,才下来的茄子把皮去掉了,只要净肉,“切成碎丁子,用鸡油炸了,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、新笋、蘑菇、五香腐干,各色干果子,俱切成丁子,用鸡汤煨干,将香油一收,外加糟油一拌,盛在瓷罐子里封严,要吃时拿出来,用炒的鸡瓜一拌就是。”刘姥姥听后,摇头吐舌说:“我的佛祖!倒得十来只鸡来配他,怪道这个味儿!”

啥味?那肯定不会是茄子味了。

月光下

□南京 戴显龙

夜,静谧着。晚上11点以后的九龙湖校区,主干道上,路灯依旧在为学子们指引着回去的路。

又是农历的十五,明亮的月光普照人间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养成的习惯,习惯在每个满月的日子,拍下这轮亘古长明的天灯,再在心里念叨着那句“此时相望不相闻,愿逐月华流照君”。

似是祝福,似是怀旧。手机里安静地躺着一张张满月的纪念,有长春的、有延吉的、有南京的,还有很多座与我交集不多的城市。安静,在这夜里。

我祝福的,可能是这大好河山在月光下的宁静与祥和;我怀旧的,可能是一个又一个故人和英雄。

爷爷告诉我,他像我这么大的时候,对于月光,悲喜交加。

爷爷是个新四军老战士,戎马一生,参加过无数次战斗,身上多次负伤,左手和左腿致残。十六岁的他在避难的路上遇到了迷路的一个日本兵抓他带路。勇敢的爷爷趁着日本兵上厕所,谎称打野鸡给日本兵吃,便学会了如何开枪,借此,他放倒了两个日本兵,带着缴获的武器,被新四军救下,自此走上了抗日的道路。

爷爷说过,他此生如果要谢这天地,他会感谢这天空中的明月。

那是1938年秋的一个满月夜,当时爷爷参军不久,他们的连队在皖北某地的小村庄宿营时,被日军一个大队包围,一场力

浮生清欢

□湖南长沙 郭宇洁

夏初,天气逐渐变得燥热起来。

空气里的湿热黏腻直搅得人心烦意乱,近日里在读的小说和杂论此刻都无心翻阅,想起曾读到清代文学家沈复在《浮生六记》里写:夏月荷花初开时,晚含而晓放,芸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,置花心,明早取出,烹天泉水泡之,香韵尤绝。

索性便学沈复与芸娘,烹一盏荷花茶,再读《浮生六记》,在雨声与荷香里,静悟浮生。

初被《浮生六记》吸引,是因其笔触清丽典雅。无论是夫妻起居的闲情逸趣,还是生平游历的风土轶事,都被描写得清晰详尽、妙趣横生。明月轩窗,曲水流觞,布衣蔬食,散漫晨光……翻阅间,沈复与芸娘相映的一幕幕仿佛就在眼前,其喜怒哀乐也无一不牵动着书前人的心。

再读此书,才知清丽典雅之下,实则是以平实笔法,道尽人世悲欢离合。《闺房记乐》《闲情记趣》两卷,越是悠然自得、清新率真之极,《坎坷记愁》一卷,便越是坎坷沉浮、悲怆困顿之至。我读至此卷,数次心下怆然,几欲读不下去。如此几个回合,终于读至《浪游记快》,这才渐渐明朗开阔起来。

合上书页,只觉得一切似梦似

量悬殊的激烈战斗在那个晴朗的夜晚打响了。

那时,能为战士们照明的,除了缴获的手电筒,只有挂在夜空里的那一轮明月。

爷爷身材高大,面对三个日本兵毫不畏惧,奋勇拼杀,浑身正气,不到几分钟就刺倒了两个。正要与第三个日本兵对战时,从他的背后又冲过来一个日本兵,对准爷爷的腰部就要猛刺过来。机灵的爷爷,看到背后有个影子出现,知道不好,一转身猛地一抬腿,日本兵的刺刀虽然没有刺到腰部但却狠狠地扎进了他的左腿。腿部的伤,给爷爷带来了剧烈的疼痛。勇敢的爷爷失去了重心,摔倒在地……爷爷的班长在关键时刻赶来,不但从日本兵的刺刀下救了爷爷,还扶着爷爷一起突出了重围。

爷爷回忆说,那时不害怕是不可能的。那一年,爷爷十七岁。

后来,爷爷每次看到满月,都会由衷地想要感谢天空中的明镜。那轮明镜似乎在那天的遭遇战里引领他们走向了胜利。爷爷常说,如果不是那一轮明月,他可能直接被日本兵刺刀刺穿腰部而战死沙场;如果不是那一轮明月,班长也不一定能够及时地救下爷爷,因为班长的眼睛一到晚上视力很差。

“此时相望不相闻,愿逐月华流照君。”我望向天空中的满月,愿这亘古长存于夜空中的长明灯,给英雄们带去我们的缅怀以及和平的告慰。

幻,一时竟不知自己身在何处。当真是应了书名中“浮生”二字的出处——李白《春夜宴桃李园序》中的一句,“夫天地者,万物之逆旅也;光阴者,百代之过客也。而浮生若梦,为欢几何?”

我合上书页抬头望去,只见窗外暴雨如注,在天地间连成一片巨大的帷幕,不由得想起蒋捷的《虞美人》,三个时期,三种心境,竟与《浮生六记》所述不谋而合。“少年听雨歌楼上,红烛昏罗帐。”那是何等旖旎的夜晚,对酒当歌,年少疏狂;“中年听雨客舟中,江阔云低,断雁叫西风。”风雨飘摇中已是半生颠沛流离,客舟听雨,一夜无眠;“而今听雨僧庐下,鬓已星星也,悲欢离合总无情,一任阶前,点滴到天明。”一生悲欢已如雨打风吹去,物是人非,心念皆空。

“赌书消得泼茶香,当时只道是寻常”,月下的荷花、鬓边的茉莉、清贫却恬适的生活,《浮生六记》中至真至美、韵味超生的记载,正是这些当下的“寻常”。便是这些寻常点滴里,藏着人生的一切美好与百般体味,让沈复半生追忆,以慰漂泊离散之苦,让后来者唏嘘慨叹,而又痴迷神往。

万物逆旅,百代过客,既难知前路漫漫,亦不见身后茫茫,便在夏雨荷茶里饮一盏浮生清欢,且歌且行罢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764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